

## 『瑠玉集』流傳江戸考

The Spreading of the *Diaoyuji* in the Edo period

富 嘉吟

『瑠玉集』一書，乃是唐人所編集的、收錄人物軼事的類書，見於『崇文總目』及『通志』「藝文略」著錄<sup>1</sup>。自此以降則蹤跡全無，大約在宋元之際便已散逸，中土地區僅有敦煌寫本流傳<sup>2</sup>。本書亦東傳扶桑，見於『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古典保存會影印帝室博物館御藏本，1925）「雜傳家」收錄<sup>3</sup>。現有名古屋真福寺所藏天平十九年鈔本，僅存卷一二、一四。真福寺本先後為『古逸叢書』（1884，以下簡稱「『古逸叢書』本」）、古典保存會（1933）影印，長久以來為研究者所珍視。

關於『瑠玉集』的先行研究較為豐富，這裡不再贅言。然而，本書究竟是如何從真福寺的故紙堆中所發掘，又是如何流傳至今，除了故山田孝雄博士在古典保存會影印本所附「解說」<sup>4</sup>中略有提及之外，似乎不見有人討論。根據「解說」所論，真福寺本在鈔寫完成以後，先後經過兩次修復作業，即享和元年（1801）四十一世住職宥珉上人主持修復，以及文政四年（1821）尾張藩寺社奉行所主持修復（兩次修復雖然針對同一對象，然而出於敘述的便利，以下宥珉修復本簡稱「宥珉本」，文政四年修復本簡稱「文政本」，無需區分之時則統稱為「真福寺本」）。第一次修復作業，乃是山田博士根據名古屋當地雅樂研究者羽塚啓明所藏『瑠玉集』鈔本（以下簡稱「羽塚本」）留下的識語、印鑒線索而推理得知。第二次修復作業則是尾張藩寺社奉行所主持的、對於真福寺所藏古典籍的大規模整理的一環，相關資料留存較多，這裡不一一列舉。又，根據山田博士所見資料，『瑠玉集』在文政年間完成第二次修復後不久下落不明，直至嘉永六年（1853）方才重歸寺中。

<sup>1</sup>『崇文總目輯釋』（『粵雅堂叢書』本）卷三：「『瑠玉集』二十卷，『通志略』不著撰人。原釋闕，見天一閣抄本。」『通志』（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元至治二年刊明崇禎修版）「藝文略」：「『瑠玉集』二十卷。」

<sup>2</sup>即 S.2072。又承楊明璋先生見教，S.133 內容似與『瑠玉集』類似，或是別本。

<sup>3</sup>『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瑠玉』十五卷。」

<sup>4</sup>後收入山田孝雄『典籍說稿』（西東書房，1934）。

羽塚本雖然僅存卷一四，但是保留了宥珉在修復之時所作識語、所捺印鑒，即第二紙正面「尾陽大須寶生院藏書/瑠玉集卷第十四」<sup>5</sup>一段識語以及「如如」印，背面「天平十九年寫殘本二卷之内/享和元歲次辛酉秋九月補之/北野山第四十一世/宥珉無所得」一段識語以及「無所得」「白蓮臺」印，乃是宥珉本的傳鈔無疑。羽塚本不知今存何處，根據「解說」所提供的信息可見（參見文末附表），相較於經歷了文政年間第二次修復的現存真福寺本，羽塚本保留了更為完整的內題、篇目、尾題、識語。尤其是識語中關於鈔寫時所用紙張枚數的記載，絕非鈔手隨意捏造、應當有切實的底本依據。「解說」還提到，『古逸叢書』本雖然刊行於明治年間，然而其內題、篇目、尾題、識語的保存情況居然同於羽塚本，因此判斷其底本同樣來自宥珉本修復初期的傳鈔。換而言之，根據內題、篇目、尾題、識語的保存情況，以及宥珉所作識語、所捺印鑒的有無，可以大致判斷某一鈔本究竟是來自早期的宥珉本系統，亦或晚近的文政本系統。

以上便是迄今為止關於江戶時期『瑠玉集』流傳情況的材料及大致結論，本文便是在此基礎上收集、調查現存諸鈔本，在對山田博士結論做出一些訂正的同時，進一步探討『瑠玉集』究竟如何被發掘並流傳至今的。

## 一、塙保己一的真福寺訪問與『瑠玉集』的發現

宥珉修復『瑠玉集』一事雖然早在享和元年，然而當時似乎並未廣為世間所知。文政二年（1819），塙保己一因編纂『群書類從』而遍訪神社寺院，一路發現了不少珍本祕笈。『塙先生傳並檢校年譜』（經濟雜誌社，1902）「文政二年」條：

四月，梶井妙法院御門跡，並東寺、智積院、叡山、大原等之古文書等為寫取上京。六月歸着。（此時，尾州名古屋へ立寄，真福寺の古文書等書寫。）

由此可知，保己一在四月拜訪京洛諸寺以後返回江戶途中，曾順道至真福寺鈔寫古書。當時的情形，亦見於城戶千楯『紙魚室雜記』（『日本隨筆大成』本，吉川弘文館，2007）之中：

文政二年五月十五日夜藤垣内翁と塙檢校と驛舎におきて一夜物語ありし。其檢校のかたりし事共をことごとく書とめおかまほしかりしかど、何くれにかきまぎらかされてえきかず、家にかへりてのちいささかかたはし聞たるをかきつく。

（中略）

一瑠玉集といふ漢書あり、奈良朝の物也、珍書也。

<sup>5</sup>「解說」作「瑠玉集第十四」，『典籍說稿』作「瑠玉卷第十四」，疑解說誤。

「藤垣内翁」即本居宣長養子本居大平，城戶千楯亦為宣長門人。由此可知，保己一到訪真福寺之時，便已知曉『瑠玉集』一書的存在。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有『瑠玉集』鈔本一冊，僅存卷一四。卷首有「温故堂文庫」「黑川眞賴藏書」「黑川眞道藏書」朱印三枚，可知先後為塙保己一、黑川家遞藏（以下簡稱「塙氏本」）。扉頁粘貼有黑川眞道所作朱筆付箋一枚，作「眞福寺本の瑠玉集ハ第十二と第十四との二卷なり本書ハすなはちその影寫本なり 眞道識」<sup>6</sup>。塙氏本內題作「瑠玉集卷第十四」，尾題作「瑠玉集卷第十四」，識語作「用紙一十六張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三月寫」，根據山田博士的結論，似乎應當判定為宥珉本的傳鈔。然而，這一推論實際似是而非，具體見於下文論述。

值得注意的是，塙氏本與上述羽塚本同樣僅留存卷一四而不見卷一二。羽塚本不知何時所鈔，根據羽塚啓明的說法，其家先代以來僅此一卷<sup>7</sup>；而塙保己一當時為編集『群書類從』所作鈔本何其多，『瑠玉集』篇幅短小，何至於特意少去一卷。更合理的推測，或許是享和元年宥珉修復「殘本二卷」以後，卷一二因為某些原因下落不明，直至文政四年寺社奉行所二次修復之時方才重歸合璧；而塙氏本與羽塚本的鈔寫，大約都是在此以前完成。考慮到在文政年間尾張藩寺社奉行所修復、整理眞福寺文書之前，寺內所藏典籍的保管情況較為混亂<sup>8</sup>，這一推測也並非無稽之談。

保己一訪問眞福寺的次年即文政三年（1820），「官板扶桑略記校正淨寫成、此年刻成」（『塙先生傳竝檢校年譜』「文政三年」條）。這裡的「官板扶桑略記」，便是以眞福寺所藏本校合而成的<sup>9</sup>。眾所周知，刊行『群書類從』的和學講談所與刊行官版的昌平坂學問所，均處於大學頭林述齋的指導之下。保己一將眞福寺所藏『扶桑略記』鈔本帶回江戶的同時，極有可能向述齋報告了『瑠玉集』的存在，乃至將其所作鈔本進呈述齋。同樣為林述齋所主持的『佚存叢書』，乃是收錄散逸於中土而尚存於東瀛的漢文典籍，自寬政十一年（1799）至文化十一年（1814）前後六次刊行。『瑠玉集』正與『佚存叢書』的編集旨趣相合，然而大概是距離最後一次刊刻已經過去六年，最終未能成為『佚存叢書』之一種而付梓。

## 二、尾張藩學者與『瑠玉集』的流傳

塙保己一探訪眞福寺的兩年後即文政四年，尾張藩寺社奉行所對眞福寺藏書進行了一次全面的點檢、修理<sup>10</sup>。其成果竝以書目的形式留存下來，即『寶生院經藏圖

<sup>6</sup>以上部分文字識讀承高田時雄先生賜教。

<sup>7</sup>『瑠玉集』，『典籍說稿』，頁327。

<sup>8</sup>若山善三郎『大須文庫考』，日光堂書店，1937，頁4。

<sup>9</sup>福井保『江戸幕府刊行物』，雄松堂出版，1985，頁139。

<sup>10</sup>『大須文庫考』，頁4。

書目錄』（國立公文書館藏），其17冊66合便可見『瑠玉集』之名。或許便是因此為契機，『瑠玉集』的存在逐漸為更多人所知曉。松崎慊堂『慊堂日曆』（『松崎慊堂全集』本，冬至書房，1988）「文政十年（1827）十二月十四日」條記載如下：

瑠玉集（殘本一冊、舊十卷）現在書目收、雜家似世說、秦鼎藏。

這一記載並非慊堂親眼所見，而是來自西遊途徑尾張的狩谷掖齋的轉述<sup>11</sup>。慊堂在三年後即「文政十三年（1830）五月端午」的『日曆』中，又記錄有「瑠玉集 眞福寺」六字，乃是對於前文的追記。掖齋與秦鼎似乎並無往來，或許是通過其好友、尾張藩醫淺井貞庵而得見此本。遺憾的是，掖齋所著『日本現在書目證注稿』（『日本古典全集』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28）中，僅僅照錄「瑠玉集十五卷」而無任何註解。

其後文政十一年（1828）秋，京都學者橋本經亮赴眞福寺調查典籍，當時亦曾披閱『瑠玉集』原本<sup>12</sup>。這次訪書後所纂『尾勢展觀目錄并拔粹』<sup>13</sup>中，有關於本書的記載如下：

瑠玉集第十二 一卷  
同十四奧書云 一卷  
用紙一十六張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三月寫

橋本經亮的眞福寺訪問，依靠當地本居宣長的門人大館高門、植松有信等人獲得了不少重要線索<sup>14</sup>。如上所述，塙保己一同樣是在與宣長門人子弟的談話中提及『瑠玉集』的存在。『瑠玉集』一書的發現與流佈，與宣長一門可謂有著莫大的關聯。根據『拔粹』的記載，橋本經亮所見『瑠玉集』卷一四識語有「用紙一十六張」六字，然而，這些文字不見於現存眞福寺本。這一事實表明，文政本雖然是距離現存眞福寺本最近的一次修理，但是在保存狀態上遠遠勝於今本。而上述塙氏本所以保留有不見於現存本的關於紙張枚數的信息，恐怕並非因為其轉鈔自某種保留了宥珉本修復之初良好狀態的鈔本，而是因為文政年間眞福寺本的狀態原本便並不太糟糕。換而言之，僅僅因為內題、尾題、識語的保存狀態優於現存眞福寺本，便認為某一鈔本來自早期宥珉本系統，這一邏輯恐怕很難成立。

文政四年以後，在寺社奉行所的點檢、整理下終於復歸完璧的『瑠玉集』，日漸為以狩谷掖齋、橋本經亮為代表的東西兩地學者所知曉，橋本經亮甚至有機會親眼目睹其原本。可以想見，『瑠玉集』一書在同一時期的尾張當地學者之間定然也成為

<sup>11</sup>梅谷文夫「狩谷掖齋の西遊 其の二」，『言語文化』30，一橋大學語學研究室，1993，頁4。

<sup>12</sup>一戶涉「橋本經亮と眞福寺文庫—『尾勢展觀目錄并拔粹』考一」，『斯道文庫論集』卷48，頁152。

<sup>13</sup>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根據上引一戶涉文轉錄。

<sup>14</sup>一戶涉「橋本經亮と眞福寺文庫—『尾勢展觀目錄并拔粹』考一」，頁153。

了引人矚目的話題。除去上述羽塚本以外，愛知縣刈谷市中央圖書館村上文庫所藏叢書『蓬廬雜鈔』中同樣收錄有『瑠玉集』二卷（以下簡稱「蓬廬本」）。叢書編纂者村上忠順（號蓬廬）幼時跟從秦鼎、植松茂嶽問學<sup>15</sup>，秦鼎藏有『瑠玉集』一事見於上文所述，而植松茂嶽則是刊行眞福寺本『將門記』、協助橋本經亮訪問眞福寺的植松有信的養子。蓬廬本首書「尾張城南大須眞福寺院號寶生藏/天平年所寫卷物摸寫」，其中不僅保留了完整的內題、尾題、識語，甚至還將原書蟲蛀部分細線精確描畫出，很大可能乃是依據於眞福寺原本。『蓬廬雜鈔』的編纂時間雖然不明<sup>16</sup>，然而根據村上忠順的生卒年（1812～1884）可以推斷，蓬廬本的成書決不會早於文政四年的第二次修復，大概直至相當晚近的時期，眞福寺本的狀態都要遠遠好於現存本。而文政四年以後，無論橋本經亮的書誌亦或蓬廬本的摹寫均為兩卷本，這也驗證了上文的猜測，即寺社奉行所在修復眞福寺本的同時，還找到了消失已久的卷一二。

### 三、江戶學者與『瑠玉集』的鈔寫

其後天保年間，與先前的塙氏本遙相呼應，江戶地區新出現了不少『瑠玉集』鈔本。『慊堂日曆』「天保二年（1831）四月廿三日」條記載如下：

杉本望雲來云：近日歸自尾州，示影抄瑠玉集（第十二）、唐人寫前食貨志，世民治闕畫。又云：明堂鍼灸經寫古本，託於尾。

又同「七月八日」條：

前食貨志四十一葉一卷，瑠玉集五十三葉二卷，望雲生求售五金。

此處竝列提及的「前食貨志」，即眞福寺所藏奈良時代古寫本『漢書』「食貨志」<sup>17</sup>。杉本望雲名久徵，字士遠，舊掛川藩士，以名書手知名於世<sup>18</sup>。杉本氏於天保二年多次訪問尾張，小島寶素在『寶素堂藏書目錄』中有如下記載：

冬月，遣杉本久徵於尾張國，就淺井正封傳鈔本。傳錄黃帝內經太素。是書為仁安中丹波賴基所書寫，原軸為仁和寺所傳藏<sup>19</sup>。

<sup>15</sup>『國史大辭典』（國史大辭典編集委員會編，吉川弘文館，1979-1997）卷一三「村上忠順」條：「若いころから秦滄浪・植松茂嶽に國學を學び、嘉永二年（一八四九）には本居内遠に入門した。」

<sup>16</sup>關於『蓬廬雜鈔』始末，參見築瀨一雄『本居宣長とその門流』（和泉書院，1982）第十「蓬廬雜鈔について」。

<sup>17</sup>黑板勝美編『眞福寺善本目錄』，私製，1935，頁1。

<sup>18</sup>參見北川博邦「帖舖翰香館幕末刻帖の功勞者・杉本望雲」（『近世の學藝：史傳と考證』所收，三古會編，八木書店，1976）。

<sup>19</sup>高橋智「森鷗外「小嶋寶素」傳補」，『藝文研究』，1994，頁364。

淺井正封即上文所述淺井貞庵，杉本望雲向慊堂展示的「影鈔瑠玉集」，或許便是來自貞庵的傳鈔本。

慊堂不知是否最終購入這一鈔本，而同一時期，幕臣、佛教學者荻野梅塢（名長，字元亮，號梅塢、蛇山病夫）<sup>20</sup>則製作了『瑠玉集』鈔本二卷，經木村正辭架上而歸於東洋文庫（以下簡稱「梅塢本」）。

梅塢本忠實依據原本行款鈔寫，同時保存有宥珉本一系「尾陽大須寶生院藏書/瑠玉集卷第十四」識語、「如如」印鑑以及「天平十九年寫殘本二卷之內/享和元歲次辛酉秋九月補之/北野山第四十一世/宥珉無所得」識語、「無所得」「白蓮臺」印鑑。其中，印鑑均為朱筆書寫，又有「裏寫不空三藏表制集仰本行世」一段文字，即指眞福寺原本紙背所書『不空三藏表制集』。又有梅塢所作識語如下：

今按不空三藏表制集，距天平十九年僅三十餘有年舉也。當時此方乏料紙，思表制摺寫畢，遙係後年，以此書中二册充摺寫料耳。此書以表制集存裏面而免散逸耳。今任追考，記卷端云。梅塢病夫。

由此可見，梅塢本人似乎親眼見到了書寫於眞福寺本紙背的『不空三藏和尚表制集』，梅塢本有很大可能是在宥珉本原本的基礎上摹寫的。梅塢乃是在林述齋擔任大學頭其間的享和三年（1803）於學問所甲科及第<sup>21</sup>，曾參與述齋主持的『德川實紀』續編的編集工作，與御書物奉行近藤重藏、書誌學者屋代弘賢亦有親交。其鈔寫『瑠玉集』這一行爲，不知是否是述齋在文政三年自塢保己一處聽聞此書的存在而囑託。而如若其確實以眞福寺原本爲底本，那麼有力量將其借閱至江戶的，恐怕除述齋及昌平坂學問所以外別無他人。

梅塢本並未明確記載鈔寫日期，種種猜測難以定論。而國立公文書館又有鈔本一種，乃是梅塢本的再鈔本（以下簡稱「公文甲本」）。公文甲本卷首有「淺草文庫」「日本政府圖書」朱印二枚，右下又有「小山氏藏書記」朱印一枚，不知是否館柳灣（本姓小山）舊藏。書中所錄識語包括上述梅塢本識語在內共四種：

- ①（按：即上述梅塢本識語，不錄。）
- ②僚友即囑蓬屋社友影寫一本、以紀其序由。天保甲午正陽、蛇人。
- ③瑠玉集殘本二卷、逸於彼存於此者、固無論矣。蓋唐代已前類書、奇古不見過之者。其目出鄭氏通志歟。得之由既詳梅塢老人之跋語、今不再記於此、聊述逸存之奇與古寫之古、以告同好者。意者寶生院密寺屬、且表寫空三藏表制集是係焉。則天平年寫法相之端宗必矣。十九年丁亥

<sup>20</sup>參見『日本人名大辭典』（講談社，2001）及牧野宏子「荻野梅塢をめぐる：永野又次郎と文人たち（9）」（關東學院大學人間環境學會紀要第31號，2019）。

<sup>21</sup>參見「昌平學科名錄（其一）」（『江戸』3(4)(12)，江戸舊事採訪會，1916）。

是中將姬誕出之年。實奇正（？）之雄也。併載記考證如此云。於時天保五年四月、平景敬書於蓬屋東軒。

④蓬屋居士遂隔年而逝矣。其爲人篤於好古、富鑒定者也。寫聿等存之而已。不堪潛然、乃跋還誌今朝云爾。丙申、榎塢老人長。

②③同爲天保甲午（五年，1834）所記，前者在正月、後者在五月。④應爲天保丙申（七年，1836）所記。梅塢於②④文中所言委託『瑠玉集』影寫一事的「蓬屋社友」「蓬屋居士」，即②的作者平景敬無疑。平氏乃甲斐國淺間神社神主，著有『中臣祓古說』等<sup>22</sup>。其人精於古物鑒定，在完成影寫二年後辭世。

與現存眞福寺本相比，梅塢本、公文甲本的異文基本一致，異體字的書寫方式也基本相同。尤其公文甲本中有如下不少誤鈔梅塢本文字的痕跡，證成其定然是梅塢本傳鈔。

卷一二「鑒識第一」「孔子」條：

眞福寺本：其中而有羊

梅塢本：其中而有羊（「羊」字形近於「半」）

公文甲本：其中而有半

卷一二「杞良」條：

眞福寺本：遂不受吊

梅塢本：遂不受弔（「弔」字形近於「羊」）

公文甲本：遂不受羊

關西大學圖書館又有一本與梅塢本近似（以下簡稱「關大本」），有「田介景敬」「要齋珍藏」「桃華齋珍藏印」。「田介景敬」若爲平景敬的印鑒，那麼關大本或許與公文甲本同時以梅塢本爲底本鈔寫，公文甲本歸於梅塢，而關大本留存平景敬處，後來又爲尾張藩士細野要齋及富岡謙藏遞藏。

除上述梅塢本及其傳鈔本二種以外，國立公文書館又有『瑠玉集』鈔本一種（以下簡稱「公文乙本」），有「淺草文庫」「日本政府圖書」朱印、「昌平坂學問所」黑印。公文乙本同樣保留了宥珉的識語、印鑒，毫無疑問出自宥珉本系統；然而完全更換了原本的行款格式，欄外又有細緻的校語，或許是爲了官版的刊行所作亦未可知。無論如何，梅塢本的存在證明，最晚至天保五年以前，眞福寺本中依然保留有宥珉留下的諸多識語、印鑒。然而這些信息全然不見於現存眞福寺本中，大概是在下文將要提及的『瑠玉集』流出寺外期間丟失的。

<sup>22</sup> 『神道大辭典』（平凡社，1941）卷三，頁53。

#### 四、『瑠玉集』的失蹤及再發現

江戶後期，隨著諸位書志學者的關注，包括『瑠玉集』在內，眞福寺所藏古典籍日益聲名大張。幕府醫官小島寶素於天保十三年（1842）自京都訪書的歸途到訪眞福寺，閱覽了寺中的珍稀祕笈<sup>23</sup>。同行者「淺井君」即上述淺井貞庵長子淺井紫山（名正翼，字亮甫）。然而，記錄當時經眼古籍的『河清寓記』（國立國會圖書館藏）中竝無『瑠玉集』的記載，可見最晚此時『瑠玉集』已經流出寺外。其後嘉永六年（1853）終於復歸眞福寺，其事見於淺井紫山「復舊庫之記」<sup>24</sup>。「記」文不知今在何處，無由得知紫山在『瑠玉集』復歸一事中作出了何種貢獻。然而可以想見，其早年應當便從父親處了解到此書的存在，或許是在與小島寶素的眞福寺之行中留意到其下落不明，竝以此爲契機參與了復歸一事。

正如先行研究所論證的，小島寶素天保十三年的西遊與『經籍訪古志』的成書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sup>25</sup>。嘉永五年（1852）<sup>26</sup>完成的初稿本『經籍訪古志』（日本書誌學會，1935），其所收「瑠玉集卷第十二 卷子零本 尾張眞福寺藏」條曰：

瑠玉集卷第十二，聰慧、壯力、鑒識、感應。聰慧篇第一，昔張三篋云云。有天平十九年歲次（傍注：在）丁亥三月寫之跋。

其後安政三年（1856）完成定本（『解題叢書』本，國書刊行會，1916），卷五「瑠玉集零本二卷 舊鈔卷子本 尾張眞福寺藏」條曰：

原十五卷，現存二十四兩卷，每卷首題瑠玉集卷第幾，次行列書篇目，（中略）十四卷末記云：用紙一十六張，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三月寫。

雖然小島寶素天保十三年的西遊未能親見『瑠玉集』原本，然而其派遣至尾張鈔錄古醫書的杉本望雲曾經帶回『瑠玉集』卷一二影鈔。這很容易使人推測，初稿本的記載或許便是來自當時對於這一影鈔本的記錄，而定本又根據後來新鈔的補入卷一四。然而，根據『經籍訪古志』初稿本的語氣，其所依據的卷一二似乎已經不見「用紙一十九張」部分；而杉本望雲帶回的影鈔本，由於其完成時間早於梅塢本，應當仍然保留這一部分識語。『經籍訪古志』初稿本究竟依據了何種底本，其間始末不甚明了。無論如何，這些紙張信息大概與宥岷留下的諸多識語、印鑒一道，在天保末年至嘉永年間流落俗世之時不幸缺損，竝最終呈現爲現存眞福寺本的狀態。而如附表

<sup>23</sup>參見町泉壽郎「小島寶素著・森立之寫『河清寓記』釋讀（上・下）」（『日本醫史學雜誌』42(3、4)，1996）及「小島寶素著・森立之寫『河清寓記』：書名・人名事項索引」（『日本醫史學雜誌』43(4)，1997）。

<sup>24</sup>『眞福寺善本目錄』，頁3。

<sup>25</sup>參見町泉壽郎「小島寶素著・森立之寫『河清寓記』釋讀（上・下）」。

<sup>26</sup>長澤規矩也「『經籍訪古志』考」，『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二，汲古書院，1985，頁167。

所見，『瑠玉集』雖然鈔本眾多，其文本情況竟然均大大優於現存眞福寺原本，不禁令人感歎古鈔本保存之艱難。

光緒十年（1884），清人楊守敬於東京刊行『古逸叢書』，『瑠玉集』即爲其中之一。『古逸叢書』本在卷末鈔寫了『經籍訪古志』關於『瑠玉集』的記述，至於其底本來源則未置一詞。此外如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楊守敬集』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1997）、與森立之的筆談記錄『清客筆話』（『楊守敬集』本）以及楊守敬批註本『經籍訪古志』<sup>27</sup>中，都未留下明確信息。在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中，收藏有楊守敬觀海堂舊藏『瑠玉集』一冊（以下簡稱「觀海堂本」）。根據阿部隆一『（增訂）中國訪書志』（汲古書院，1983）記載，觀海堂本有荻野梅塢所作天保五年跋文；又根據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數位典藏資料庫所附影像，有宥珉所作識語：可知觀海堂本是公文甲本的傳鈔本無疑。又據阿部隆一所見，觀海堂本捺有寺田望南印鑒。考慮到寺田望南舊藏本『玉燭寶典』曾經歸於森立之架上<sup>28</sup>，而楊守敬又多自森立之處獲得珍本善本，楊守敬所收望南舊藏『瑠玉集』或許也是來自森氏。

觀海堂本很容易被認爲是『古逸叢書』本的底本，然而，比對二本可見，『古逸叢書』本書體與眞福寺原本極爲近似，甚至連原本的蟲蛀部分都以細密的線條摹繪。在與宮島誠一郎的筆談錄<sup>29</sup>中，楊守敬曾經提及『瑠玉集』刊刻一事云：「瑠玉集，貴邦古寫。以宋板他書置於旁而刻之，原本則大惡，唐人所著。」這段文字讀來令人費解，鑒於眞福寺原本祕藏古寺，楊守敬所見更有可能是如杉本望雲影鈔本之類，某種較早、較爲精良的本子。這也是爲何『古逸叢書』本雖然製作時代最晚，但是保留了現存眞福寺本闕失的內題、尾題、識語的原因。而觀海堂本或許是之前原本計劃用於刊刻的底本，在得到更爲逼真的影鈔本以後便被廢棄不用了。

眾所周知，『古逸叢書』本所宣稱的底本與其真正使用的底本之間往往存在出入，這也是其資料性常常遭到詬病的最爲重要原因。然而就具體例證來看，楊守敬在當時極爲有限的環境之中，既能如『瑠玉集』這般，放棄業已完成的鈔寫工作、更換更爲優良的底本；也能如『玉燭寶典』一般，雖然沒有條件更換底本，但是盡力彌補現存底本的缺漏<sup>30</sup>。在評價『古逸叢書』的貢獻之時，決不能以今時今日獲取資料之便利而苛責先人之不備。對於楊守敬所做出的努力，後人應當抱以最大的理解與敬意。

<sup>27</sup>根據長澤規矩也「楊惺吾日本訪書考」（『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卷二）所錄，僅作「瑠玉集 舊鈔已刻入古逸叢書中」。

<sup>28</sup>參見拙文「重論『古逸叢書』本『玉燭寶典』之底本」，《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十六號，2022。

<sup>29</sup>陳捷「楊守敬と宮島誠一郎の筆談録」，《中國哲學研究》，1998，頁108。

<sup>30</sup>參見拙文「重論『古逸叢書』本『玉燭寶典』之底本」。

『瑠玉集』流傳江戸年表

天平十九年（747）	眞福寺本鈔寫完成。
享和元年（1801）	四十一世住職宥岷上人修復眞福寺本。
文政二年（1819）	塙保己一因編纂『群書類從』之機到訪眞福寺，披閱『瑠玉集』竝製作鈔本，即塙氏本。
文政四年（1821）	尾張藩寺社奉行所整理、修復眞福寺所藏珍本古籍，『瑠玉集』亦在其間。
文政十年（1827）	狩谷掖齋於尾張披閱秦鼎舊藏『瑠玉集』鈔本。
文政十一年（1828）	橋本經亮到訪眞福寺竝披閱『瑠玉集』。
天保二年（1831）	杉本望雲攜『瑠玉集』影鈔本至江戸。
天保五年（1834）	最晚至本年，荻野梅塙、平景敬根據宥岷本系統重鈔『瑠玉集』。
天保十三年（1842）	小島實素、淺井紫山到訪眞福寺，似未得見『瑠玉集』。
嘉永五年（1852）	森立之等人於『經籍訪古志』初稿著錄『瑠玉集』卷一二。
嘉永六年（1853）	『瑠玉集』重歸眞福寺，淺井紫山爲撰「復舊庫之記」。
安政三年（1856）	尾張藩寺社奉行所重新製作『瑠玉集』箱函 <sup>31</sup> 。 森立之等人於『經籍訪古志』定稿補入『瑠玉集』卷一四。
明治十七年（1884）	楊守敬於東京刊行『古逸叢書』本『瑠玉集』。

『瑠玉集』諸本篇題識語一覽

卷次		現存眞福寺本	羽塚本	塙氏本	『蓬廬』本	梅塙本	公文甲本	公文乙本	關大本	古逸本
一二	内題	なし	(缺)	(缺)	瑠玉集卷第十二	瑠玉集卷第十二	瑠玉集卷第十二	瑠玉集卷第十二	瑠玉集卷第十二	瑠玉集卷第十二
	卷首篇目	壯力 鑒識 感應	(缺)	(缺)	聰慧 壯力 鑒識 感應	聰慧 壯力 鑒識 感應				
	各篇目	一	(缺)	(缺)	聰慧篇第一	聰慧篇第一	聰慧篇第一	聰慧篇第一	聰慧篇第一	聰慧篇第一
	尾題	卷第十二	(缺)	(缺)	瑠玉集卷第十二	瑠玉集卷第十二	瑠玉集卷第十二	瑠玉集卷第十二	瑠玉集卷第十二	瑠玉集卷第十二
	識語	寫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秋七月日	(缺)	(缺)	用紙一十九張寫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秋七月日	用紙一十九張寫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秋七月日	用紙一十九張寫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秋七月日	用紙一十九張寫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秋七月日	用紙一十九張寫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秋七月日	紙一十九張寫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秋七月日

一 四	內題	卷第十四	瑠玉集卷第十四							
	卷首篇目	美人 <sup>32</sup> 醜人 肥人 瘦人 嗜酒 別味 祥瑞 恠異	美人 醜人 肥人 瘦人 嗜酒 別味 祥瑞 恠異	美人 醜人 肥人 瘦人 嗜酒 別味 祥瑞 恠異	美人 醜人 肥人 瘦人 嗜酒 別味 祥瑞 恠異	美人 醜人 肥人 瘦人 嗜酒 別味 祥瑞 恠異	美人 醜人 肥人 瘦人 嗜酒 別味 祥瑞 恠異	美人 醜人 肥人 瘦人 嗜酒 別味 祥瑞 恠異	美人 醜人 肥人 瘦人 嗜酒 別味 祥瑞 恠異	美人 醜人 肥人 瘦人 嗜酒 別味 祥瑞 恠異
	各篇目	美人篇第一	美人篇第一	美人篇第一	美人篇第一	美人篇第一	美人篇第一	美人篇第一	美人篇第一	美人篇第一
	尾題	集卷第	瑠玉集卷第十四							
	識語	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三月寫	用紙一十六張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三月寫	用紙一十六張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三月寫	用紙一十六張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三月寫	用紙一十六張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三月寫	用紙一十六張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三月寫	無	用紙一十六張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三月寫	用紙一十六張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三月寫

(作者爲御茶水女子大學基幹研究院助教)

<sup>32</sup>山田博士以爲「美人」二字乃後來補筆。